歸田瑣記

歸田瑣記卷七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與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畜家所有嫁其長女者奩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壻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之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玄冥句芒蓐收

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墻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墻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

其鼻而逃至潼關閶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擕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元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

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 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即無不知有金聖

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溆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頴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

肆吉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

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

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

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

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

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

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兒輩以運木井爲疑寺僧云相傳爲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恐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最後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開廣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遽爲怪記嘉慶癸酉余在京過夏是

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爲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於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將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群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戚某家僯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父御以窺但見魚鼈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爲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

夏霪雨爲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襖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衆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篷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維纜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

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許偕者五人齊北瀛鯤陳西山國銓吳和庭觀樂皆不欲登余與陳盧舟龍標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成進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盧舟打毡毯而回則不可謂俗諺之竟屬子虛也因繙示我周行中詩句示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爲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寶仁雲中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一十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釣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詞語

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蕭山縣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款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縣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尚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爲興不得由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爲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蝇聚三曰鵲噪四曰鵠立站[illegible]道班五曰鶴鶩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illegible]

猿獻謝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猴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輿夫十六曰狠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眞可入啟顏錄也

淸客

都下淸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爲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釣九品頭銜十分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

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釣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謔者宋人郎侚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蓋指王荆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餞

行酒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矗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 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

有公宴預擬一令欲以箸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爲昌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爲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衆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韻[illegible]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爲最古次莫如增

損格增損郎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玟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睹首粉底[illegible]

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
國語秦客爲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背始
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
句皆近於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爲傳作近時偶閱七
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
打赤也爲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
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
氣矣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是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衣

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

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出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

爲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

郁郁乎文哉打華周淮傷差打許行春風幾度玉門關打

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綵衾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

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眞打瘠環自訴平生不得志打陳辛

巨鰲無力冠鼇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

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

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日如日纏

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爲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爲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痾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龕石吳棣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炙惟雜舉觴令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兩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

何季氏旅於泰山打一猜四書一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

書一句憫夫立志有四个頭六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

一句牛羊父母兩个男的兩个女的兩个活的兩个死的兩个

有名姓的兩个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游方和尚

剃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

食之者寡雎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謂

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千不是萬不是

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伴猜四書兩句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核猜四書兩句不進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猶是楊盧駱勃

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敢後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斆

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籩豆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

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于罶鱨鯊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猜

詩經一句與子成說朗誦漢詩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見

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費財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猜官名一个玉環同知晉襄公猜字一翁賦得偃武修文

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

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日頭從右看

到在羣間都是我猜字一 仲 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
叫八馬猜字一 詰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
人一个吃草猜字一 [illegible] 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 非 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 山從人面起
公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 纔有梅花便不同 事父母幾諫猜鳥名
一 子規 浣花草堂猜鳥名一 杜宇 鼠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 全不
見半點輕狂 掠猜西廂記一句 半推半就 衡猜西廂記一句 會少離多 太
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 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 用時丟在地
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 木梳 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

三柰山獨活使君子　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故退之　衛宣姜

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爲假也者是爲白也母　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爲本　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地數五　书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而后笑　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是字猜字一交

禀賦不同

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爲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有百病從腳起之說蓋湧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禀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

曹文恪公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踏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墉臥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爲筒疊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幷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部公觴河上三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爲顏惺甫漕帥檢右爲張蓮舫河帥文浩自巳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兒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

何嘗睡耶節相曰三兒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顧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爲必睡耶滿堂爲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爲大笑二公言此時

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逵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眠爲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裡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

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祕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峩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强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嚥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師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開黄

左田師談我直　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爲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即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墁錄云有唐茶

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爲鳳凰山其旁爲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咮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凰山者爲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

調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徇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近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粤東歲運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爲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

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爲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厦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

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瀹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眞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爲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苕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

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誇朋輩眞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瑣弗便即茶之眞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瀹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

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戸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

我

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

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洌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爲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慎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芪

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
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
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
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
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柱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
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自塞上周
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踰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
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至粵西刊布此方係眾軍民服
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

火既濟眞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瘵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爲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爲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廉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卻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

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鬚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爲之稍變初亦不覺惟薙頭時目見所落髮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

到此理甚切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爲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

巡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朕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
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
乾二十四束鰣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
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爲後半世受用等
語今人率以豆腐爲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

食不足之家以為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
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
廣文劉印潤學聯端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
城即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
索早餐即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
此人今尚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東臬任公服與龔季思
學政守正訥近堂訥爾經額藩伯恩樸菴恩特亨額運使鍾雲亭太守
鍾祥同飲於大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燮堂為歷城令

亦在座供饌即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眾皆愕然不辨爲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飣餖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偶一觸及則饞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聞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僉疑其有秘傳也

廚子

孫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學佺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

善處任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微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

亦誠嘗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賓客非輩侍則不權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衆衆因戲呼之為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為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卣侍御光繹家時同居者爲葉蓮山太史大觀黃星巖奎光陳研農羲二邑侯王虛谷錫齡陳德羽鵬飛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以小炒肉爲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爲儁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讌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卣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縢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飲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稱

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
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爲寸炒鐵綳硬不下箸
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爲飲食之人矣
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爲杭州將軍
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
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月
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
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爲
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說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選一豬

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令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寻秀才爲之愕然一月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詭曰我在厨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强割取一塊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厨下拼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驗之肉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

必先將舌頭用線羈住即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盡無不笑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宮於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而頑梗如故時余方直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臥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

須入直五鼓即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尚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甚決婢媼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荆州之命翼日即須遞摺謝

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愼看門並不提及前詬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歷荆州淮海兩任司閽甫以他故斥去㸃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即

散盡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官二十年則情形頓異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歷之雖狡猾無所施其技倆非僅有所戀也自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

召復出

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常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

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為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主前盡奴僕之服勞於主固有財以勤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時我為國家出力為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於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尚責此輩以為我出力為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勤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

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於其際適讀東巖董梓劉蕺臺先生人譜中有警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坦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為裁房眾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為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舉例曰司茶者為茶房司廚者為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裱褙者亦當稱裱房

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稱者莫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惜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聽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粹之粹之曰其習呼此間縫匠爲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爲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爲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

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爲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釦且斥之曰一鈕釦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爲渠狠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爲裏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釦右絆何得右釦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啞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旣專司其事

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保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諧言卻有至理又豈此摑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歸田瑣記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獨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爲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自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二卷

小巷深深蘇盾衕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得人皆皋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運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是屯邅骨相寒初到浦數日即值城中民變縣官被頑民其拆毀勢且洶洶聞在余之後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與棣華同年蘇州送行詩有去仕無安土屯邅念老臣之句語殆沈著爲時所稱乃竟成夜半風所之兆又宛爲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梟鸞不礙分棲穩燕

雀終歸大造仁卜宅之初橫逆之來至不可理喻末後門歸我循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新居本米待制章衡花園舊址花園衙門因此而名陋巷重開駟馬門那有滿籯餘萬卷獲將昕夕祝長恩新宅本荒區余築大樓五楹貯書萬卷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轉姚岐斋空對西風淚滿襟癸丑秋始回福州拜墓翢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斋相距不及一里俗呼斋作去聲按廣韻集韻斋並爲見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歸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閒草木頻年應戀主人翁住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匆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間題徧倘無詩余歷官江南嶺右長女蘭省皆隨侍余自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參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郎授甘藩萬里長途無從隨侍自開府嶺右移節與中則無日不趨承左右也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香中月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斑後亦相宜豨跌朱萼庭階處

愧讀蘭陔潔養詩

瑚蓀齋圖一　家道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書堂西畔小樓東三女壽萱于歸後仍隨余同居垂二十載宅中分東備極扶侍之勞今內外孫皆能讀書已就西就塾矣

水復山中去住忙曉梳脫髮脫稱觴六年之聚何年再夢繞君蘭話堂四女蘭衡別將十年因余七十壽辰斯闕到此僅作一年歡聚即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隨雁序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

但願淵馳孫野堂

莫笑平來山澤儀天香也與小園宜致身富貴何須早用林

句

滿眼雲霞只自怡圃中牡丹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嚮對西峯芳有夢通靈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魯庭所貽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青春何處醉劉寠

荀莊佳處徧開觴增絲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鴿泥重踏息陰房祝東嶽叟招飲於荀莊之徧增絲軒瑣池而也池之東即來青亭也借二十年前亦獨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侁侁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關洞天開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程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游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綸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虛名勞七尺漫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炎之傳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開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韓芝城添作山廚鱟尾羹實嘉海蟳來突兀特筌一例助詩情鱟與鯚皆海族而建寧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來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沈瓜還擘荔惜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爲夢中所成適兒輩好事果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間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枇作入聲滿座齊傾大白杯何必貪心更彈鋏老饕已覺老懷開恭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鰣魚枇杷鰣魚雖已變味而枇杷尙鮮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郭索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中寄到霜螯兩大筐次日開筵觴客即用丁兒來詩韻紀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

北東園裏壯詩城

餞歲居然甘蠣粉銷寒間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把他鄉當故鄉福州除夕飲家家必設蠣粉適逢兒寄到螺螯因仿爲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逢生于邦玉圖儀部之子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邦曾寓福州南臺我正大聲勸誠是麥舟應續畫圖新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之事憶在蘇州會助曹艮圃比部營葬親比部繪麥舟圖爲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謬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
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淸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
蓼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於父母無不知事其

死也無不如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於人世而獨於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靦然自立於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礙於兄弟之多各執意見以爲此利彼或不利即間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即歸咎於主葬之人一則惑於風水之說在已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

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 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於古則南史載兖州刺史滕恬爲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眞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齒宋史載劉昺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

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
一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
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
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則子孫
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
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況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
乎今之宦者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
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冥誅乎夫旣不畏國
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

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毋論官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靦面目者將悉化爲孝子順孫於以消沴而迎祥豈不懿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依韻）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

我爲蒼生喜不支

徐樹人觀察宗幹令泰安時余曾以循卓薦之近奉 命監司漳海賓閩南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多多留一詩而去數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爲小園增重此爲開山第一章矣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煙功收霖雨羡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

銅鼓藏霄鶴夢圖薛荔翠縈文石上芙蕖紅到研池邊

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家眞好事留香室與北東圖余好刻書而東巖亦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戒近錄續錄三錄余亦有剏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滿人咸咄咄以爲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邉言樹德繼雙林項墨林梁蕉林高軒過我傾家釀竟夜紅光燭斗參自寓浦後過客無有謝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日查勘封禁仙過此始爲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爲收藏家一日之力並儿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瀛海忽聞民氣活薦

賢功幸在維桑王履之太守月窻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於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權守來閩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初爲漳民皆護爲漳民慶也　余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遂之與練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雲湖即於是終擢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眞畏出門貪客來柴扉頻爲故人開如何袞袞披肝侶都作紛紛把臂同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鼇石督部楊雪椒先麻廖鈺夫尙書皆留營周仲蓮月盤桓不忍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屈詞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楊枝浦城錮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錮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從錮婢老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為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

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况婢女長大情竇必開偷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冓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鄰爲之舉首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

矣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藉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寘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於齊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舄曾今日衰翁偏古異乚雙朱履萬年蘇三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

勸的那件寄贈天台萬年藤杖一枚

花長雅集筍筵間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刼可憐一紙曉聞雷　偶以花朝餞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衆皆怪而詰之則日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銀器爲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泣然曰此墳造於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尚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

含字殮本作歛取歛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
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
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
此則爲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
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
今之金銀璧茵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
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

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爲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爲兄問字頻來浦酒頻七十九齡尚淸健老來第一老門生史生經邦以石盆陳酒爲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

得坡公雪浪痕大方石盆亦購自詹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其一面茲爲鐫數字爲銘非敢擬定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廊州梁氏北貞閣中他年當入蒲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猜猜起羣喙公門一紙大離奇郭少汾邑侯忽詣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實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與逢兒爲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兒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仕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爲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辨須爲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舐掌城中索索本無奇後二句台用呂谷玉谿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句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慰且憑兒輩補笙歌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聚一堂爲廣徵菊部以助醻觴始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談因果散作人間翰墨香恭兒方輯勸戒錄余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座隅百朶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種與凡殊吳興庭以優鉢羅花一盆見贈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攢一月始謝光色異常

邂逅城西賞菊筵筍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我相思十四年東巖招至大溪沿舊宅看菊憶壬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恨於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雲兼慰看雲情逢兒由蒲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旋冒暑北來稱觴今又爲異族所迫甫回福州朗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奐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蹤跡輕畫地艮難遷地苦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竇桂但

期本色紹書聲英兒頗不悦學近與大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偲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郡最以五子登科爲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葦汀家皆五兒弟連登鄉薦而不及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會雲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郭逵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誠情逢厤扶護望難兒一經世守談何易

愧說丹山鳳凰聲

且讀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

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葉

河間紀文達師視閩學時曾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於堂要向蓬瀛尋事業莫巫京秩詡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蕆叙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圞良宴會可無詩句壓清狂初伏宴於韞玉堂中伏宴於致爽山館末伏宴於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遣暑之局不妨覓曰醻嬉也

附逢辰和韻

簷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水桃雪藕涼如許
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製以圓木爲幹周圍插木扇各絲以素綢中鑿鐵爲柄而彎其受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　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别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句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
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齋趣畫錦堂閑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
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陔南方覲膳敢耽酒趣託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處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二妹壽溥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青金貞石護深堂欣對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頌壺婉蕙日所用硯師大人所賜長生無極漢瓦當也緬懷大椿嘗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脈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爲名園盡一杯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爾爲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湛飽食中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憧擾擾猶勝午枕夢沈沈余素不喜博奕老境頗唐聊借奢偶抽暇爲之藉消炎晷郤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渾無事且把歐碑課數行兩孫皆能臨歐陽信本皇甫碑每於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由來仗起衰彼都人士閉關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作神着禮亦宜浦城文昌宮久圮舊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爲花會匪徒憑以測夢兩肩奎受巨釘無數余爲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嶽所購舊地及逢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於碩輔逼

之西此舉實藉以救敗何不暇言徼福也

忽聞鹺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憧憧三閱月消寒雅集亦闌珊自發派鹺商撤到後合邑惶懼深山中亦時聞剝啄聲三閱月始稍靜消寒集爲之不終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淸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逼促離鄉去秋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士祝岐山閉門讀書不關外事城中如蓄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發商之檄一到不數日即督促登舟去爲之黯然　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洗丸自向甌臾丑但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出制軍訪聞旋據郡守申報省府各檄但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

加疑謗竟有集矢於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暘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為之加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督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家而已餘皆噤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林梁蕉林皆收藏家惜無著錄可考

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煙雲一室深近日逢兒從福州至恭兒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退菴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長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彙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郡先哲居其大半增入題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長和韻

薈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方輯金石書畫題跋以尚少宋人畫蹟爲嫌囑恭長於北行之便稍爲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固各眞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爲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嶙峋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得盧龍賣我

亦當時士大夫（嘆吉怙居烏石山人與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最忌也閩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可憐粵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敕勒天（昨有傳林少穆已賜環入關者為之喜而不寐寤語言也　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為比鄰者數年）

巾幗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兒初到補即倡為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補俗饋遺食物必加剪紙吉語其上所殘棄于路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為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爲囊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
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淸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
家門瑣事亦凝祥錫加壽生娩蘭蒲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積習最尚茶泡雕鏤果品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於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
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
饋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

圖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於童婢之手再轉瞬且淪棄於溝洫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即將此紙隨手檢歸惜字簍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積衆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甚今欲縣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畧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

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爲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當更爲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爲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閩中更能隨時襄助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遥遥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燕城遠安得腰纏駕鶴輕揚竹圖素不言詩近爲余所挑既和余寄壽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海濱舍此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游揚州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爲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鹿康數萬金今日郤非當務急壽

山福海柱崇深接廖鈺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捐刊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年間有長沙僧寄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唐崖實與彼將郡城殷賑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山已歸異族催將正漲江瀰宮務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鼇石先生首捐為士夫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復以便轉禀大府等語自當禀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

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通志爲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僚繼之於名不正於言不順況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未退艱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即以某現居浦城而論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追呼日至紳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於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有家難歸閉戶養痾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尚

望闕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肅道安順璧侍謝統祈朗鑒不備

歸田瑣記卷八終